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六

宋 衛湜 撰

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

鄭氏曰士二日而殯者下大夫也士之禮死與往日生與來日此二日於死者亦得三日也婦人皆杖謂主婦容妾為君女子子在室者

孔氏曰此一節明士之杖節二日而殯除死日為二

日也三日殯之明日也士之子於君命其妻於夫人之命如大夫禮皆去杖也若士之子於大夫之命其妻於世婦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之禮大夫之命則輯杖世婦之命則授人杖也

子皆杖不以即位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弃杖者斷而弃之於隱者

鄭氏曰子謂凡庶子也不以即位與去杖同哭殯謂既塗也哭柩謂啓後也大夫士之子於父父也尊近

哭殯可以杖天子諸侯之子於父父也君也尊遠杖不入廟門弃杖於隱者杖是喪至尊為人得而褻之孔氏曰大夫士謂大夫士之適子旣攢塗之後於父父也其尊偪近故哭殯可以杖將葬旣啓之後對柩為尊則斂去其杖鄭注廟門即殯宮門也大祥斷杖弃於幽隱之處使不穢汙也

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襢第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

枕席君大夫士一也

鄭氏曰此事皆沐浴之後宜承濡濯弃於坎下札爛脱在此耳造猶内也襢第袒簀也謂無席如浴時牀也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襲既小斂先内冰盤中乃設牀於其上不施席而遷尸焉秋涼而止士不用冰以瓦為盤併以盛水耳漢禮大盤廣八尺長丈二深三尺赤中夷盤小焉周禮天子夷盤士喪禮君賜冰亦用夷盤然則其制宜同之

孔氏曰此一節明初死沐浴之節造冰者造內其冰於盤中夷盤亦內冰小於大盤置冰於下設牀於上去席禮露第簀浴時無席為漏水也設冰無席為通寒氣也含襲遷尸此三節各有牀唯含一時暫徹枕使面平故士喪禮云商祝徹枕含竟並有枕含襲及堂皆有席也鄭注旣襲謂大夫也旣小斂謂士也皆是死之明日若天子諸侯亦三日而設冰也

始死遷尸于牀幠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

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

鄭氏曰牀謂所設牀笫當牖者也士喪禮曰士死於適室幠用斂衾去死衣病時所加新衣及復衣也去之以俟沐浴

孔氏曰此一節又明初死之節下經論死後而沐浴前經論浴後設冰經文顛倒尸初在地冀生氣復既不生故遷於牀近南當牖前所謂正尸也幠覆也斂衾者大斂之衾被也遷尸在牀用斂衾覆之楔齒楔

柱也栖以角為之長六寸兩頭曲屈將含恐口閉急

故使小臣以栖柱張尸齒令開也尸應著屨恐足辟

戾亦使小臣側几於足令几脚南出綴拘尸足兩邉

令直不辟戾也既夕禮綴足用燕几挍在南御者坐

持是也自始死至此貴賤同

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

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浴用絺

巾挋用浴衣如他日小臣爪足浴餘水弃于坎其母之

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

鄭氏曰抗衾者蔽上重形也𢭏拭也爪足斷足爪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浴時也管人主館舍者汲謂汲水

瓶索也遽促於事故不說去井索但縈屈執之於手

中以水從西階而升盡不上堂用盆盛浴水用枓酌

盆水沃尸用盤於牀下盛浴水絺是細葛除垢爲易

用生時浴衣拭尸肉令燥如他日謂如平生尋常之

日也浴竟小臣剪尸足之爪坎者甸人所掘階間取

土為竈之坎甸人主郊野之官也内外宜别故母喪用内御舉衾内御婦人也事事如前唯浴用人不同耳

嚴陵方氏曰管人主管籥之人也井竈亦其所司故使之汲水焉繘井索也枓以木為之

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于堂上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甸人為坔于西牆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煑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

乃沐沐用瓦盤挋用巾如他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弃于坎

鄭氏曰差淅也淅飯米取其潘以為沐也浴沃用枓沐於盤中文相變也士喪禮沐稻此云士沐粱蓋天子之士也以差率而上之天子沐黍與

孔氏曰此一節明沐也粱稷皆謂用其米取汁而沐也將沐甸人為土𡑞塹竈于西牆下以煑沐汁陶人作瓦器之官重鬲謂縣重之罌是瓦瓶受三升以沐

米為粥實於瓶以疏布冪口繫以篾縣之覆以葦席也淅於堂上管人亦升盡等不上堂就御者受淅汁往西牆於垼竈鬲中煑之甸人取復魄人所徹正寢西北扉以然竈煑沐汁爨然也謂正寢為廟神之也舊云抽取屋西北簷或云取屋外當扉隱處薪義亦通也煑汁熟管人取以升階授堂上御者御者乃為尸沐瓦盤貯沐汁用巾拭髮及面士喪禮注云挋晞也清也事事如平生小臣翦手爪治須象平生也濡

謂煩撋其髮濯謂不淨之汁所濡濯汁弃於坎中鄭注士喪禮云巾櫛浴衣亦并弃之其坎案既夕禮掘坎南順廣尺輪二尺深三尺南其壤此沐汁弃於坎則浴汁亦然沐與浴俱有枓有盤浴云用枓沐云用盤故鄭云文相變也案公食大夫禮黍稷為正饌稻粱為加是稻粱卑於黍稷黍味美而貴故鄭疑天子用之也

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衆

士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筭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筭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筭

鄭氏曰納財謂食穀也二十兩曰溢於粟米之法一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諸妻御妻也同言無筭則是皆一溢米或粥或飯

孔氏曰此以下廣明五服之喪自初死至除服君及大夫士食飲之節此經明君喪食之禮財謂穀也謂所食之米也每日納用之米朝唯一溢米莫唯一溢

米也作之無時當須豫納故云納財案律歷志二十
兩則米二升與此不同古秤有二法說左傳者云百
二十斤為石則一斗十二斤為一百九十二兩則一
升為十九兩有奇今一兩為二十四銖則二十兩為
四百八十銖計十九兩有奇為一升則總有四百六
十銖八參以成四百八十銖唯有十九銖二參在是
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此大略而言之也居喪
因病不能頓食隨須則食故云無算士賤病輕故疏

食䟽麄也食飯也麄米為飯亦水為飲夫人世婦諸妻皆婦人質弱恐食粥傷性故言䟽食水飲也

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䟽食水飲妻妾䟽食水飲士亦如之

鄭氏曰室老其貴臣也衆士所謂衆臣士亦如之如其子食粥妻妾䟽食水飲

孔氏曰此經明大夫禮也子姓謂孫也不云衆子主人中兼之案喪服傳云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

衆臣案檀弓主人主婦歠粥主婦謂女主也

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

鄭氏曰果瓜桃之屬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既葬至練祥君大夫士之食節既葬哀殺可以疏食不復用一溢米也

食粥於盛不盥食於篹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

鄭氏曰盛謂今時杯杅也簋竹筥也歠者不盥手飯者盥簋或作簨

孔氏曰此一節明食之雜禮歠粥不用手故不盥以手就簋取飯故盥也練而食菜果者食之時以醯醬也始食肉始飲酒謂祥後也然間傳曰父母之喪大祥有醯醬禫而飲醴酒二文不同蓋記者所聞之異也

熊氏曰此據病而不能食者練而食醯醬祥而飲酒也

期之喪三不食食蔬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為母為妻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

鄭氏曰食肉飲酒亦謂既葬

孔氏曰此一節論期與大功喪食之節期之喪為大夫士旁期之喪三不食者謂義服其正服則二日不食見閒傳猶期之喪謂事同期也

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

與人樂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不能食粥羮之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

鄭氏曰叔母以下義服恩輕也故主謂舊君也言故主者關大夫及君也性不能食粥可食飯菜羮有疾食肉飲酒為其氣微也不成喪成猶備也所不能備謂不致毀不散送之屬也七十居處飲食與吉時同

孔氏曰此一經明五月三月喪食之節壹不食謂緦

麻再不食謂小功并言之容殤降之緦麻再不食義
服小功壹不食故以壹不食再不食結之故間傳云
小功緦麻再不食殤降者也故主若是諸侯當云舊
君主者大夫之稱故知關大夫君也
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
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
鄭氏曰尊者之前可以食美也變於顔色亦不可
孔氏曰此經明已有喪既葬尊者賜食之禮葬後情

殺可從尊者奪也君食之謂君食臣也大夫謂大夫食士也父友謂父同志也其人並尊若命之食則可從之食也雖以粱米之飯及肉命食孝子食之若飲酒醴則變見顔色故辭而不飲

小斂於户内大斂於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

鄭氏曰簟細葦席也三者下皆有莞

孔氏曰此一節明君大夫士小斂大斂所用之席士

卑不嫌故得與君同用簟也案士喪禮記云設牀當牖下莞上簟士喪經云布席戸内下莞上簟謂小斂也大斂云布席如初始死至大斂用席皆有莞也大夫辟君上席以蒲若吉禮則蒲在莞下故司几筵繢純加莞席紛純與此異也

小斂布絞縮者一横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衣十有九稱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紟不在列

鄭氏曰絞既斂所用束堅之者縮從也衣十有九稱法天地之終數也士喪禮小斂陳衣於房中南領西上則大夫異今此同亦蓋天子之士也絞紟不在列以其不成稱不連數也小斂無紟因絞不在列見之也或曰縮者二

孔氏曰此以下至絺綌紵不入廣明君大夫士小斂大斂及遂所用之衣并所陳之處經明小斂之衣以布為絞從者一幅竪置於尸下横者三幅亦在尸下

從者在横者之上每幅之末析為三片以結束為便也君大夫士各用一衾故云皆一舒衾於此絞上君大夫士同用十九稱衣布於衾上然後舉尸於衣上屈衣裏又屈衾裏之然後以絞束之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人旣終故云以天地終數斂之也陳衣謂將小斂陳衣也房中者東房大夫士唯有東房也絞紟不在十九稱之列

大斂布絞縮者三横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

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為三不辟紟五幅無紞

鄭氏曰二衾者或覆之或薦之如朝服者謂布精麄朝服十五升小歛之絞也廣終幅析其末以為堅之强也大歛之絞一幅三析用之以為堅之急也紞以組類為之綴之領側若今被識矣生時禪被有識死者去之異於生也士喪禮大歛亦陳衣於房中南領

西上與大夫異今此又同亦葢天子之士紞或爲點

孔氏曰此一節明大斂之事布絞縮者三者取布一

幅裂作三片直用之兩頭裂中央不通横者五者又

取布二幅分裂作六片用五片横於縮下布紟者禪

被也當在絞上以絞束之二衾者小斂君大夫士各

一衾至大斂各加一衾爲二衾其衾所用與小斂同

但此衾一是始死覆尸者故士喪禮云幠用斂衾注

大斂所并用之衾衾一是大斂時復制士既然明大夫

以上亦然君陳衣百稱者衣多故陳在庭為榮案鄭

注雜記篇襲禮大夫五諸侯七上公九天子十二稱

則此大斂天子當百二十稱上公九十稱侯伯子男

七十稱今云君百稱者舉上公全數言之北領謂尸

在堂也西上由西階取之便也大夫士小斂衣少統

於尸故北上大斂衣多故南上亦取之便也絞之於

紟二者布精麤皆如朝服十五升絞以一幅之布分

為三段辟擘也小斂絞全幅析裂其末為三大斂之

絞既小不復擘裂其末古字假借讀辟為擘也鄭注

堅之强堅之急者鮮小斂絞用布全幅以衣少欲得

堅束力强也大斂一幅分為三片凡物細則束縛牢

急以衣多故須急也鄭注紞綴之領側若被識者領

為被頭側謂被旁識謂記識言綴此組類於領及側

如今被之記識也　皇氏曰紟禪被也取置絞束之

下擬用以舉尸也孝經云衣衾而舉之是也

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

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算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

鄭氏曰不倒尊祭服也斂者要方散衣有倒君無襚者不陳不以斂也褶袷也君衣尚多去其著也

孔氏曰祭服謂死者所用也小斂十九稱不悉著之但用裹尸要取其方而衣其倒領在足間者唯祭服尊領不倒在足也君無襚者國君陳衣及斂悉用已

衣臣有致襚不得陳用也大夫士降於君小歛則先
畢盡用已正服乃用賔客襚者也用衣之美者故言
祭服若親屬有衣相送受之而不以即陳列也士喪
禮鄭注云大功以上有同財之義襚之不將命自即
陳於房中小功以下及同姓皆將命祭服無算數
也大歛所有祭服皆用之無限數也大夫士猶小歛
則複衣複衾也據主人之衣故用複若襚亦得用袷
也故士喪禮云襚以褶是也

廬陵胡氏曰謂君不以衣襚大夫士也此謂小斂若大斂則君有襚士喪禮具之

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

鄭氏曰袍褻衣必有以表之乃成稱也雜記曰子羔之襲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為一是也論語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亦為其褻也

孔氏曰袍有衣以表之不使禪露也引雜記證子羔之襲有袍繭衣上加稅衣為表乃成稱引論語證衣

上加表死則冬夏並用袍上並加表　熊氏曰褻衣所用尊卑不同士襲而用褻衣故士喪禮陳襲事爵弁服皮弁服褖衣注云褖所以表袍是襲有袍士喪禮小歛云祭服次散衣次注云褖衣以下袍繭之屬是小歛有袍士喪大歛散衣是亦有袍若大夫襲亦有袍案雜記子羔之襲繭衣裳是也若公則襲及大小歛皆不用褻衣雜記公襲無袍繭是也襲輕尚無大小歛無可知

唐陸氏曰衣單複具曰稱

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凡陳衣不詘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

鄭氏曰取猶受也不屈謂舒而不卷也列采謂正服之色也絺綌紵當暑之褻衣也襲尸重形冬夏用袍及斂則用正服

孔氏曰列采謂五方正色非列采謂雜色不入陳之也絺是細葛綌是麄葛紵是紵布此褻衣也

凡斂者袒遷尸者襲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大夫
之喪大胥侍之衆胥是斂士之喪胥爲侍士是斂

鄭氏曰袒者於事便也胥樂官也不掌喪事胥當爲
祝字之誤也侍猶臨也大祝之職大喪賛斂喪祝卿
大夫之喪掌斂士喪禮商祝主斂

孔氏曰此一節明斂所用之人大小斂事多故袒爲
便遷尸入棺事少故襲大祝是接神者故君喪使執
斂事是猶執也衆祝喪祝也賤故副佐大祝也大夫

卑故大祝侍之侍謂臨檢之也君應有侍者不知何人也衆祝即喪祝卑故親執斂也士之喪喪祝臨之士之朋友來助斂也士喪禮士舉遷尸是也商祝祝習商禮者

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

鄭氏曰左衽衽向左反生時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斂衣之法前已言小斂不倒此又並言者為下諸事出也衽衣襟也生向右左手解抽

帶便也死則襟向左示不復解生時帶並為屈紐使易抽解若死則無復解義故絞束畢結之不為紐也

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為之壹不食

凡斂者六人

鄭氏曰斂者必使所與執事者不欲妄人褻之執或為㑇

孔氏曰斂者謂大祝衆祝之屬以其與亡者或臣舊或有恩今手為執事專心則增感故斂竟皆哭也士

與其執事謂平生曽與亡者共執事今與喪所則助斂若不經共執事則褻惡之不使斂也生經有恩死又為之斂為之廢壹食斂兩邊各三人故用六人凡者貴賤同也

山陰陸氏曰君子所遇而安則死亦樂矣莊子南面王樂是也故君之喪使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夫愛親豈有窮哉故凡斂孝子非之大胥是焉檀弓曰君於大夫將葬及出命引之言孝子可以義奪也士商祝

主斂士是之而已鄭氏謂昏當為祝誤矣

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

鄭氏曰冒者既襲所以韜尸重形也殺冒之下帬韜足上行者也小斂又覆以夷衾裁猶制也字或為材

孔氏曰此一經明尊卑冒制冒謂襲後小斂前所用以韜尸也冒有質殺者作兩囊各縫合一頭又縫連

一邊餘一邊不縫兩囊皆然也上者曰質下者曰殺君質用錦殺用黼鄭注士喪禮云冒制如直囊其用之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綴旁七者不縫之邊上下安七帶綴以結之也大夫綴旁五士旁三者尊卑之差也鄭注士喪禮云上玄下纁象天地也以此推之士赬殺則君大夫畫殺為斧文也凡冒謂通貴賤也冒之質從頭韜來至下長短與手相齊也殺從足韜上長三尺自小斂以往往猶後也小斂

前有冒小斂後衣多故用夷衾覆之夷衾質殺之裁
猶冒也者言夷衾所用上齊於手下三尺所用緇色
及長短制度如冒之質殺但不復為囊及旁綴也
君將大斂子弁絰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
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
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衣士盥于盤上士
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
鄭氏曰子弁絰者未成服弁如爵弁而素大夫之喪

子亦弁絰

孔氏曰此一經明君大斂時節也成服則著喪冠弁絰是未成服君大夫士皆然此雖謂大斂其小斂亦同也序謂東序端謂序之南頭卿大夫謂羣臣也堂廉謂堂基南畔廉稜之上楹謂南近堂廉者子既在序端故羣臣列於基上東楹之西也父兄諸父諸兄不仕者以其賤故在堂下鄉北以東為上也若士亦在堂下外宗君姑姊妹之女及姨舅之女也輕故在

房中而鄉南鋪席謂下莞上簟敷於阼階上供大斂也商祝鋪絞紟衾衣等致于小臣所鋪席上以待尸也士亦喪祝之屬周禮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將舉尸故先盥手于盤上也斂上即斂處宰告者斂畢大宰告孝子也孝子得告馮尸而起踊夫人亦馮尸而踊馮竟乃斂於棺

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于序端卿

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

鄭氏曰先入右者入門而右也巫止者君行必與巫巫主辟凶邪也釋菜禮門神也必禮門神者禮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也主人房外南面大夫之子尊得升視斂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大夫大斂節也主人適子也出門

迎君望見馬首不哭不拜先還入門右北面以待君至士喪禮注云不哭猒於君不敢伸其私恩也巫止門外者君臨臣喪巫祝桃茢至門恐主人惡之且禮敬主人故不將巫入對尸柩士喪禮云巫止于廟門外祝代之具在檀弓疏巫止而祝代入故先君而入門升自阼階也君隨祝後而升堂即位於東序之端阼階上之東是適子臨斂處也主人房外南面者鄉者在門右君升則主人亦升立君之北東房之外面

鄉南俱欲視斂也遷尸者鄉鋪絞紟衾衣而君至今列位畢故舉尸于鋪衣上也主人得告斂畢降西階堂下鄉北立待君者君臣情重方為分異故斂竟君以手撫案尸與之别主人見君撫尸故在堂下拜稽顙以禮君之恩君降者撫尸畢而下堂也升主人者君命升之也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馮尸不當君所君又命主婦馮之士喪禮其子不得升故鄭注大夫之子尊得升視斂也

橫渠張氏曰巫祝皆所以接鬼神也巫之接鬼神者
不說有鬼神直以至誠感之若有所應感之正則得
正感之邪則得邪聖人存之
山陰陸氏曰君釋菜者非修絜不入諸臣之家
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
鄭氏曰其餘謂卿大夫及主婦之位
孔氏曰此一節明士斂之節士喪早無恩君不視斂
故云君不在也其餘鋪衣列位男女之儀悉如大夫

也

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紟踊

鄭氏曰目孝子踊節

孔氏曰此一節明孝子貴賤踊節

君撫大夫撫内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娣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君於臣撫

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馮尸不當君所凡馮尸興必踊

鄭氏曰撫以手案之也內命婦君之世婦馮謂扶持服膺也君於臣撫之至夫與妻於昆弟執之此恩之深淺尊卑之儀也馮之類必當心馮尸不當君所不敢與尊者所馮同處也凡馮尸興必踊悲哀之至馮尸必坐

孔氏曰此一節明撫尸及馮尸之節大夫貴故君自撫之大夫以室老爲貴臣以姪娣爲貴妾死則爲之服故並撫之也君大夫自主父母妻長子四人喪故同馮之馮父母撫妻子并云馮通言耳士賤故馮及庶子無子者君大夫庶子雖無子不得馮也凡馮尸者凡主人也父母先妻子後謂尸之父母妻子也君尊於臣但以手撫案尸心身不服膺也父母於子執之當心上衣也子於父母馮之服膺心上也婦於舅

姑尊故奉當心上衣也舅姑於婦亦手案尸心與君為臣同也妻於夫拘之徹引心上衣輕於馮重於執也夫於妻於昆弟亦執心上衣也不當君所者君已馮心則餘人馮者宜少辟之凡馮尸必哀殞故起必踊泄之馮者為重奉次之拘次之執次之尊者則馮奉卑者則撫執執雖輕於撫而恩深故君於臣撫父母於子執是兼有尊卑深淺也士喪禮君坐撫當心此下云馮尸不當君所明君不撫得當君所也

山陰陸氏曰言執若不能拾也婦於舅姑言奉若舅姑在焉婦人從一拘之若猶有所拘焉

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凷非喪事不言君為廬宮之大夫士襢之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為廬

鄭氏曰宮謂圍障之也襢袒也謂不障不於顯者不塗見面於隱者為廬不欲人屬目蓋廬於東南角既葬猶然

孔氏曰此以下至兄不次於弟明君大夫士遭喪斬衰齊衰大功等居廬及堊室至祥禫以来降殺之節此經論遭喪居廬之禮廬者中門之外東牆下倚木為廬以草夾障不用泥塗之孝子居於廬中寢卧於苫頭枕於凷若非喪事口不言說君廬外以帷障之如宫牆大夫士其廬袒露不帷障也既葬情殺故柱楣稍舉以納日光又以泥塗辟風寒不塗廬外顯處也大夫士既葬故得宫之凡非適子謂庶子也既非

喪主故於東南角隱映處為廬葬竟亦然

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

鄭氏曰此常禮也

孔氏曰此經明居喪常禮未葬不與人並立君諸侯也王天子也既葬可並立則諸侯可言於天子事猶不私言己國事公君也大夫士亦得言君事未可言私事曾子問練不羣立據無事之時此有事須言故

與人立也

禮記集說卷一百六

謹案卷一百五第四頁前七行此一經明貴賤死
寢不同刋本不訛室據義疏及注疏改
第十二頁前二行故鄭知正尸牖下南首也刋本
鄭訛正據注疏改
第十二頁後一行小功以下刋本小訛少今改
第十二頁後七行婦人無堂下位故皆堂上北面
刋本下上二字互訛今改
第十四頁前八行命夫命婦皆坐是也刋本婦上

脱命字據經文增

第二十五頁後六行男子出寢門監本門下有外

字

卷一百六第三頁後五行此一節又明初死之節

刋本又訛反據義疏及注疏改

第七頁後八行隨須則食刋本須訛頻據義疏及

注疏改

第八頁前一行麗米為飯刋本米為訛為米據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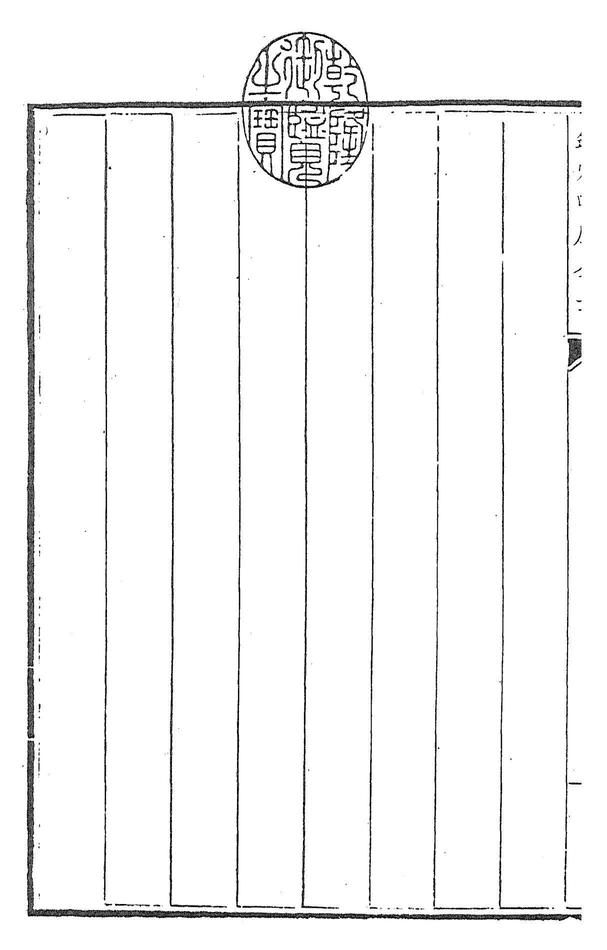
疏及注疏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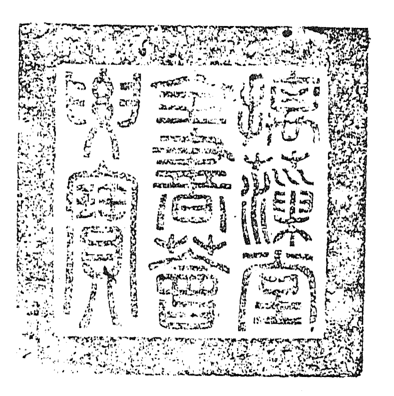
第十四頁前五行小斂衣少刋本少訛小今改

第十四頁後一行不復擘裂其末刋本裂訛列今改

第十八頁前七行前已言小斂不倒刋本已訛也據義疏及注疏改

第二十一頁後一行謂下莞上簟刋本簟訛尊據義疏及注疏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錄監生臣許　溶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八十七

臣紀昀詳校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二百三十五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七

宋　衛湜　撰

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

鄭氏曰此權禮弁絰帶者變喪服而弔服輕可以即事也

孔氏曰國家有事孝子不得遵常禮故從權也葬竟未卒哭王事入於己國既卒哭則出為王服金革之

事公政謂國之政令入大夫家卒哭則有變服今服弔服以從金革之事無所辟也變服重弔服輕故從戎便國君當亦弁絰也然此云弁絰帶弁絰謂弔服帶謂喪服異凡弔也

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祥黝堊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

鄭氏曰黝堊堊室之飾也地謂之黝牆謂之堊外無哭者於門外不哭也內無哭者入門不哭也禫踰月

而可作樂樂作無哭者

孔氏曰此一經論練及祥禫之節練居堊室猶不與人居也練後漸輕故君大夫士得謀己國家事也祥大祥也黝黑也平治其地令黑也堊白也新塗堊牆壁令白稍飾故也外即中門外堊室中也祥之日鼓素琴故中門外不哭若有弔者則入即位哭也内中門也禫已縣八音於庭是樂作矣故門内不復哭也

鄭注禫踰月定本禫作祥禫踰月自然樂作矣

嚴陵方氏曰既練君謀國政異乎既葬之不言國事矣大夫士謀家事異乎既葬之不言家事矣或言政或言事者主在上則曰政兼在下則曰事葢絜其地使微青塗其牆使純白以吉之先見故致飾以變其凶若既練所居之室以堊則以表哀素之心耳非致飾也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為母為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

内婦人不居廬不寢苫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

鄭氏曰從御御婦人也復寢不復宿殯宫也歸謂歸夫家也

孔氏曰此一經釋禫節言禫時從御婦人於内也吉祭而復寢者謂禫祭之後同月之内值吉祭之節行吉祭訖而復寢不待踰月若不當四時吉祭則待踰月吉祭乃復寢案閒傳既祥復寢謂不宿中門外復

於殯宫之寢此復寢謂平常之寢文同義别故鄭注
不復宿殯宫也案喪服女子為父母卒哭折笄者亡
謂卒哭喪之大事畢可以歸於夫家此云既練不同
者喪服注云可以歸是可歸之節其實歸時在練後
也

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

鄭氏曰此公公士大夫有地者也其大夫士歸者謂
素在君所食都邑之臣

孔氏曰此經明公士大夫有地之君喪其臣歸之節臣下呼此有地大夫之君爲公故曰公之喪大夫俟練者此君下之臣大夫待練而歸也知此公是公士大夫有地者以其臣大夫待練士待卒哭故知非正君案雜記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彼謂正君與此殊也　皇氏曰鄭注素在君所食都邑之臣者素先也君所食都邑謂公士大夫之君采地言公士大夫在朝廷而死此臣先在其君所食之采邑君

喪而來服至小祥而各反故云歸也

山陰陸氏曰言倏著哀之殺早矣據父母既練而歸曰既哀有餘也

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

鄭氏曰歸謂歸其宮也忌日死日也宗室宗子之家謂殯宮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次謂不就其殯宮為次而居

孔氏曰此一經明庶子遭喪歸家之節大夫士謂庶子爲大夫士也父子異宮故有父母之喪至小祥各歸其宮也適子則終喪在殯宮朔月朔望也宗室適子家殯宮也雖練各歸至忌日及朔望則歸殯宮也諸父諸兄弟並期爲輕故至卒哭而各歸此謂適弟則庶兄爲之次下兄不次於弟謂庶弟也

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於外命婦既加盖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夫人於世

婦大斂焉為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為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

鄭氏曰為之賜謂有恩惠也加益而至於臣之妻略也

孔氏曰自此至君退必奠明君於大夫及士并夫人於大夫士恩賜弔臨主人迎送之節君於世婦謂內命婦常為之恩賜則小斂而往然則君於大夫大斂是常小斂是恩賜案隱元年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此

謂卿當未襲而往故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宫叔弓卒去樂卒事公羊云君聞大夫喪去樂卒事而往可也是卿未襲而往柳莊非卿衛君即弔急弔賢也君於外命婦恩輕故既大斂入棺加蓋之後而君至也於諸妻謂姪娣及同姓女也同士禮故為之賜大斂焉若夫人姪娣尊同世婦當大斂為之賜小斂焉於大夫外命婦謂夫人於大夫及外命婦既殯而往但有一禮無恩賜差降之事也

嚴陵方氏曰小斂在先大斂在後喪事以速為敬故大斂而往者則為禮之常小斂而往者則為之賜也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擯者進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

鄭氏曰殷猶大也朝夕小奠至月朔則大奠君將來

則具大奠之禮以待之榮君之來也祝負墉南面直君北房戶東也小臣執戈先後君君升而夾階立大夫殯即成服成服則君亦成服錫衰而往弔之擯者進當贊主人也始立門東北面稱言舉所以來之辭也視祝而踊祝相君之禮當節之也

孔氏曰此明君弔大夫之禮君於大夫雖視大斂或有既殯之後而始往與士同也君將往使人豫戒主人主人重君之來先備月朔大奠之禮待于門外見

君馬首先君而入祝先道君升阼階在君之北立於
房户之東皆負壁而鄉南墉壁也君位于阼者主人
不敢有其室也執戈辟邪氣也擯者進於孝子前告
孝子使行禮喪贊曰相此云擯者以君之弔禮故以
擯言主人北面拜而稽顙君舉弔辭祝以相君先踊
君乃視祝而踊君踊畢主人乃踊鄭注君直北者直
當也顧命云夾階上刃故鄭知夾階立也
横渠張氏曰殷衆也周禮立其殷謂置衆士也殷奠

者以盛此禮報事衆人執物以進所以表其勤也是以殷奠不足則取諸大功以下又不足則反之是知用人之多也其進之也必人執一物以薦薦有不盡則反之却來取以再薦之也易言殷薦之上帝亦是衆進之義

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于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于門外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壹問之在殯壹往焉

君弔則復殯服

鄭氏曰迎不拜拜送者拜迎則為君之荅已三問三往壹問壹往所以致殷勤也君弔則復殯服者復反也反其未殯未成服之服新君事也謂臣喪既殯後君乃始來弔也復或為服

孔氏曰此一節明君來弔士與大夫其禮不同也大夫則奠可也者君既在阼主人在庭踊畢則釋此殷奠于殯可也言對人君可為此奠士卑不敢留君待

奠故先出俟君于門外君使人命反設奠士乃反入設奠主人奠畢又先出門待君大夫士同君退主人門外送之而拜案曲禮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然則喪法孝子拜賓無答拜之禮鄭注云為君答己者意恐君之答故不拜迎案僖二十四年左傳宋三代之後於周為客有喪拜焉謂其餘諸侯來弔國喪主不拜宋用敵禮拜謝之亦主人拜賓之義也殯服則苴絰免布深衣也不散帶故小記云君弔雖不

當免時也主人必免此謂臣喪大斂殯君有故不得
來殯後始來弔也
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
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視
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內拜稽
顙主人送于大門之外不拜
鄭氏曰視世子而踊世子從夫人夫人以為節也世
子之從夫人位如祝從君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夫人弔臣禮先入門右門亦大門也孝子迎君之妻亦如迎君禮也主婦臣妻也夫人來弔故婦人為主人世子夫人之世子隨夫人來也夫人來弔則世子在前道引其禮奠如君至之禮者亦先戒乃具殷奠夫人即位哭後主婦拜竟而設奠事如君弔禮主婦送于門内門寢門也婦人迎送不出門故夫人去於路寢門内拜送之主人送于大門外喪無二主主婦已拜故主人不拜

金華應氏曰君臣之際猶家人也君於外內婦旣殯往夫人於大夫士之家亦往弔之然葢弔內子士妻之禮亦在其中矣主人迎而先入門右夫人升而自階待夫人猶待君也主婦拜稽顙于下執妾禮猶臣禮也夫人之行世子實侍之世子視祝而踊夫人則視世子而踊也退則送于門外婦人迎送不下堂而特至門者為所尊變也其來也主人迎于門外送亦如之所以代主婦而伸敬也門外者男子之所有事

婦人迎送不出門雖對所尊而不敢變也古之君臣猶一體也頭目手足疾痛慘楚彼此無不相應君臣猶一家也父兄子弟吉凶休戚上下無不相關視之如一體故疾則君三問再問喪則君或撫或踊真若吾手足之虧折焉視之如一家故君喪則大夫士位乎東世婦士妻位乎西不翅父兄之痛也及臣之有故則君視之夫人視之世子視之真若子弟之失亡焉然諸婦之至君所惟喪祭為然詩曰諸宰君婦廢

徹不遲諸侯非問疾弔喪則不入諸臣之家夫人之

行必與世子偕其動也不苟矣

大夫君不迎于門外入即位于堂下主人北面衆主人

南面婦人即位于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

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

鄭氏曰入即位於下不升堂而立阼階之下西面下

正君也衆主人南面於其北婦人即位於房中君雖

不升堂猶辟之也後主人而拜者將拜賓使主人陪

其後而君前拜不俱拜者主人無二也

孔氏曰此經明大夫君之禮大夫下臣稱大夫爲君故曰大夫君不迎于門外貶於正君也主人北面者其君即阼階下位故適子辟之所以在君之南北面也婦人之位在堂君雖不升堂猶辟於房中正君來禮亦如此不言大夫君之妻來者當同夫人禮也前君臨大斂云主婦尸西以大斂哀深故不辟君今謂殯後也當此大夫君來弔時或有本國之君命或有

國中大夫命婦之命或有昔經使四鄰之國卿大夫遣使來弔若有此諸賔在庭則此大夫君代主人拜命及拜賔以喪用尊者拜賔故也然大夫君不敢同於國君專代為主故以主人陪置君之後君先拜主人後拜不同時拜故鄭云主人無二也

君弔見尸柩而后踊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

鄭氏曰君弔塗之後雖往不踊也君退必奠榮君之

來

孔氏曰君來不先戒當時雖不得殷奠君去後必設奠告殯以榮君來故也　皇氏曰前文既殯君往視祝而踊殯後有踊者謂既殯未塗得有踊也故鄭注云塗之後不踊

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

鄭氏曰大棺棺之在表者也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

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此以內説而出也然則大棺及屬用梓椑用杝以是差之上公革棺不被三重也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椑一重也士無屬不重也庶人之棺四寸上大夫謂列國之卿也趙簡子云不設屬椑時僭也

孔氏曰自此至篇末總論君大夫士等棺椁及飾棺之異并椑繂之殊此經君大夫士等棺椁厚薄之制天子四重之棺屬與椑合一尺大棺八寸水兕革棺

共六寸都合厚二尺四寸也上公棺則去水皮所餘三重合厚二尺一寸伯子男則又去兕皮但餘三棺為二重合厚一尺八寸也上大夫去椑四寸所餘大棺與屬合為一尺四寸下大夫大棺與屬各減二寸厚一尺也士則不重唯大棺六寸檀弓從内而説以次出外謂近尸有水革次外有兕革次外有椑次外有屬次外有大棺此先云大棺及屬乃始云椑是從外向内而説故知大棺及屬當梓棺也椑當杝棺也

案檀弓孔子為中都宰制四寸之棺五寸之椁是庶人棺四寸也案哀公二年趙簡子與鄭戰于鐵簡子自誓云桐棺三寸不設屬椑下卿之罰也大夫依禮無椑今云罰始無椑故知當時大夫常禮用椑時僭也

君裏棺用朱緑用雜金鐟大夫裏棺用玄緑用牛骨鐟士不緑

鄭氏曰鐟所以琢著裏

孔氏曰此一經明裏棺之制裏棺謂以繒貼棺裏也以朱繒貼四方緑繒貼四角雜金鐕者鐕釘也尚書云貢金三品黄白青色舊説云用金釘又用象牙釘雜之以琢朱緑著棺也大夫四面玄四角緑士用玄亦同大夫用牛骨鐕

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

鄭氏曰用漆者塗合牝牡之中也衽小要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衽束之數蓋棺上蓋也用漆謂漆其衽合縫處也衽謂燕尾合棺縫際也束謂以皮束棺也棺兩邊各三衽每當衽上輒以牛皮束之故云三衽三束大夫士横衽有二每衽有束故云二束士里不用漆衽束與大夫同檀弓云棺束縮二衡三者據君言也若大夫士横唯二束此文是也

君大夫鬊爪實于緑中士埋之

鄭氏曰緑當為角聲之誤也角中謂棺内四隅也鬊

亂髮也將實爪髮棺中必為小囊盛之此綠或為簍

孔氏曰此一節明鬊爪之異綠即棺角也士賤以物

盛埋之

君殯用輴欑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置于西序

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

鄭氏曰欑猶菆也屋殯上覆如屋者也幬覆也暨及

也此記參差以檀弓參之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輴欑

木題湊象椁上四柱如屋以覆之盡塗之諸侯輴不

畫龍欑不題湊象椁其他亦如之大夫之殯廢輴置
棺西牆下就牆欑其三面塗之不及棺者言欑中狹
小裁取容棺帷之鬼神尚幽闇也士達於天子皆然
孔氏曰此一經明尊卑殯之制度凡殯之禮天子先
以龍輴置於客位殯處然後從阼階舉棺於輴中輴
外以木蕞聚輴之四邊木高於棺乃從上加綃黼於
棺上然後以木題湊題頭也湊鄉也謂以木頭相湊
鄉內也象椁上之四柱以覆之如屋形以泥塗之於

屋之上又加席三重於殯上其諸侯殯時則置棺輴內亦菆木輴外木高於棺後加布幕於棺上又菆木於塗上不題湊象椁也亦中間高似屋形但不為四柱此記稱君若據諸侯不得云欑至于上畢塗屋若君據天子應稱龍輴不得直云輴故鄭注云此記參差也大夫殯以幬者幬覆也謂棺衣覆之於大夫言幬覆則王侯並幬覆也西序屋堂西頭壁也大夫不輴又不四面欑以一面倚西壁而三面欑之又上不

為屋也塗不曁于棺曁及也王侯塗之而欑廣去棺
遠大夫欑狹裁使塗不及棺耳士掘建見衽其衽之
上所出之處亦以木覆而塗之故謂塗上士喪禮云
乃塗注云以木覆棺上而塗之為火備也帷幛也朝
夕哭乃徹帷
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
鄭氏曰熬者煎穀也將塗設於棺旁所以惑蚍蜉使
不至棺也士喪禮曰熬黍稷各二筐又曰設熬旁各

一筐大夫三種加以粱君四種加以稻四筐則手足

皆一其餘設於左右

孔氏曰此經明熬穀之異火熬其穀使香欲使蚍蜉

聞其香氣食穀不侵尸也魚腊謂乾腊特牲士腊用

兔少牢大夫用麋天子諸侯無文當用六獸之屬亦

爲惑蚍蜉

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

僞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

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畫翣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

鄭氏曰飾棺者以華道路及壙中不欲衆惡其親也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士布帷布荒者白布也君大夫加文章焉黼荒緣邊為黼文

畫荒緣邊為雲氣火黻為列於其中耳僞當為帷或
作于聲之誤也大夫以上有褚以襯覆棺乃加帷荒
於其上紐所以結連帷荒者也池以竹為之如小車
笭衣以青布柳象宫室縣池於荒之爪端若承霤然
云君大夫以銅為魚縣於池下揄揄翟也青質五色
畫之於絞繒而垂之以為振容象水草之動揺行則
又魚上拂池雜記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是不振容
也士則去魚齊象車蓋甤縫合雜采為之形如瓜分

然綴貝絡其上及旁戴之言值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披也漢禮翣以木為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窆樹於壙中檀弓曰周人牆置翣是也緌當為緌讀如冠緌之緌蓋五采羽注於翣首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葬時尊卑棺飾君龍帷者諸侯也帷柳車邊障也王侯畫龍以象君德三池者織竹為

籠挂於荒之爪端象平生宮室有承霤也天子生有

四注屋四面承霤柳亦四池諸侯屋亦四注而柳降

一池闕於後一故三池也振容者振動也容飾也以

絞繒為之長丈餘如幡畫幡上為雉縣於池下為容

飾車行則幡動也黼荒火三列黻三列者荒為柳車

上覆謂鼈甲也緣荒邊為白黒黼文於黼文之上荒

之中央又畫火黻各三行列行也火行如半環黻兩

已相背也素錦褚者素白也褚屋也於荒下用白錦

為屋在路象宮室也加偽荒者帷是邊牆荒是上蓋
褚覆竟而加帷荒於褚外也纁紐六者上蓋與邊牆
相離故以纁為紐連之旁各三凡六也齊五采五貝
者鼈甲上當中形圓如車蓋高三尺徑二尺餘凡車
蓋四面有垂下蕤今此齊形上象車蓋旁象蓋蕤上
下縫合五采繒列行相次如爪内之子以穫為分限
又連貝為五行交絡齊上也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
皆戴圭者翣形似扇在路則障車入槨則障柩二畫

黼二畫黻二畫雲翣兩角皆戴圭玉禮器云天子八翣諸侯六大夫四魚躍拂池者凡池必有魚故此車池縣振容又縣銅魚於振容間若車行則魚跳躍上拂池也君纁戴六纁披六者事異飾棺故更言君也棺横束有三每束兩邊屈皮為紐三束有六紐用纁帛戴索連繫棺束之紐與外畔柳材使相當值謂連棺著柳故有六戴纁披亦用絳帛為之將一頭結此戴出一頭於帷外人牽之每戴繫之故亦有六也謂

之披者若牽車登高則引前以防軒車適下則引後
以防翻車欹左則引右欹右則引左使車不傾覆也
大夫惟畫雲氣二池前後各一池或云兩邊而已畫
荒謂畫雲氣火黻錦褚與君同紐用四不一色故二
纁二玄也齊三采絳黄黑三貝亦降二也翣降兩黼
翣角不圭止用五采羽作緌無絞雉而有魚躍拂池
戴不並用纁其數與披同四也士唯一池在前亦畫
揄雉於絞在於池上紐降用玄緇四紐連四旁也齊

與大夫同一貝者一行絡之耳翣降二黼前纁後緇者戴當棺束通兩邊爲四戴也二披用纁通兩旁則亦四披也鄭注以華道路及壙中以翣入壙中則知餘物堪入壙中者皆入

山陰陸氏曰君龍帷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今龍在下變於生前纁後玄亦以此黼荒所謂加斧于其上者此類歟黻主義斷黼可否相濟有和焉素錦褚即雜記所謂錦屋諸侯大夫士一也其異

者士以葦席爲幹爾知然者以君火三列黻三列素
錦褚大夫亦云而士不言從可知也即異應言若大
夫不振容士揄絞玄紐二緇紐二之類是也然則殯
與葬儀蓋無以異鄭氏謂大夫廢輴此言輴非也誤
矣加偽荒荒一名偽荒以死爲反真宅則凡所謂物
皆偽也偽或作于亦通言加于荒則素錦褚加于偽
荒之上大夫不言加偽荒則以上加偽荒知之也纁
紐六素錦褚加于荒之紐斞齊五采五貝齊崇下緝

也謂以五采五貝綴裳帷之下歟君纁戴六纁披六戴猶所謂紼披猶所謂引引之使行弗之欲止戴之使上披之欲下闕使即葬焉無係吝也見理者如是周官司士作六軍之士執披以此再言君再言大夫再言士亦如此大夫畫帷布帷不畫畫帷畫以雲氣龍帷加龍焉易曰雲從龍二池不振容振蓋鷺也大夫不振容然亦不揄絞非德不足於此者也特鷺非大夫之事也雉亦非大夫之事也不言無振

容曰不振容不言無揄絞曰不揄絞以此揄絞縛青
雉若後世以絲結鸞鳳矣士布帷據此蒲席以為裳
帷亦其幹爾天子八翣皆戴璧諸侯六翣皆戴圭大
夫四翣士二翣皆戴綏戴玉者必戴綏戴綏者不必
戴玉綏旄也知然者以明堂位云有虞氏之綏夏后
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翣知之也
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
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

布

鄭氏曰大夫廢輴此言輴非也輴當為輇聲之誤也

輇字或作團是以又誤為國輇車柩車也尊卑之差

也在棺曰綍行道曰引至壙將窆又曰綍而設碑是

以連言之碑桓楹也御棺居前為節度也士言比出

宮用功布則出宮而止至壙無矣綍或為率

孔氏曰此一經明葬時在路尊卑載柩之車及碑綍

之等輴國皆當為輇輇則蜃車在路載柩尊卑同用

蜃車諸侯紼有四條碑有二所天子則六綍四碑羽
葆以鳥羽注於柄末如蓋而御者執之大夫二綍二
碑各一孔樹於壙之前後綍各穿之也士二綍無碑
手縣下之大夫用茅自廟至墓士甲御自廟至大門
牆內而止出路便否至墓不復御也羽葆功布等其
象皆如麾此經論在道之時未論窆時經當云引而
云綍與碑者初在塗後遂窆葬故鄭云連言之至窆
時下棺天子殯用龍輴至壙去蜃車更載以龍輴以

此約之諸侯殯以輴葬用輇明矣大夫朝廟用輴殯與葬不用輴也士朝廟用輁軸若天子元士葬亦用輁軸鄭云碑桓楹者天子用大木為碑謂之豐碑諸侯則樹兩大木為碑謂之桓楹此經君稱二綍二碑故云桓楹謂每一碑樹兩楹檀弓云三家視桓楹是僭也

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命毋譁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

鄭氏曰封周禮作窆窆下棺也此封或皆作斂檀弓曰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謂此斂也然則棺之入坎爲斂與斂尸相似咸讀爲緘凡柩車及壙説載除飾而屬紼於柩之緘又樹碑於壙之前後以紼繞碑間之鹿盧輓棺而下之此時棺下窆使輓者皆繫紼而繞要負引舒縱之備失脱也用紼去碑者謂縱下之時也衡平也人君之喪又以木横貫緘耳居旁持而平之又擊鼓爲縱舍之節大夫士旁牽緘而已

庶人縣窆不引紼也禮唯天子葬有隧今齊人謂棺
束為緘繩咸或為椷
孔氏曰此一經論尊卑下棺之制至壙說載除飾之
後解此蜃車之紼以繫於柩緘束之繩又將一頭繞
碑間鹿盧所引之人在碑外背碑而立負引者漸漸
應鼓聲而下故云用紼去碑負引也諸侯禮大物多
棺重恐柩不正下棺之時別以大木為衡貫穿棺束
之緘平持而下備傾頓也大夫士無衡使人以紼直

繫棺束之緘下於君也君下棺時命令衆人無得喧譁以鼓封者擊鼓爲縱舍之節每一鼓漸縱紼也大夫卑直命人使無哭耳士又卑哭者自相止也諸侯四綍二碑前後二綍各繞前後二綍之鹿盧其餘兩紼於壙之兩旁人輓之而下也天子則六綍四碑前後各重鹿盧每一碑用二繂前後用四繂其餘兩繂繫於兩旁之碑諸侯不重鹿盧前碑後碑各一紼其餘二紼在旁人持而下棺耳經云紼去碑謂前後紼

耳在旁之綍無碑也

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

鄭氏曰椁謂周棺者也天子柏棺以端長六尺夫子制於中都使庶人之椁五寸五寸謂端方也此謂尊者用大材卑者用小材耳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六等其椁長自六尺而下其方自五寸而上未聞其差所定也抗木之厚蓋與椁方齊天子五重上公四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士一重

孔氏曰此一經明所用椁木不同君諸侯也諸侯用松心爲椁材大夫以柏爲椁不用松心士又卑用雜木也案檀弓柏椁以端長六尺注云其方蓋一尺以此差之諸侯方九寸卿方八寸大夫七寸士六寸庶人五寸雖有此約無正文可定也

棺椁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

鄭氏曰間可以藏物因以爲節

孔氏曰此一經明棺椁之間廣狹所容也柷如漆桶

是諸侯棺槫所容也壺是漏水器大夫所掌甒盛酒之器也士所用也

嚴陵方氏曰柷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壺大一石甒五斗則其所容之大小可知君必以柷則與狄人設階同義

君裏槫虞筐大夫不裏槫士不虞筐

鄭氏曰裏槫之物虞筐之文未聞也

禮記集說卷一百七

禮記集説卷一百八　　宋　衛湜　撰

祭法第二十三

孔氏曰案鄭目録云名為祭法者以其紀有虞氏至周天子以下所制祀羣神之數此於别録屬祭祀

吳興沈氏曰祭法自燔柴於泰壇祭天也以至終篇即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之義疏也上只添禘郊祖廟一段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鄭氏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下有禘郊祖宗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明堂月令春曰其帝大昊其神句芒夏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曰其帝黃帝其

神后土秋曰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冬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已下稍用其姓代之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宜郊契

孔氏曰此一經論有虞氏以下四代禘郊宗祖所配之人經傳之文稱禘非一其義各殊論語云禘自既灌及春秋禘于大廟謂宗廟之祭也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大傳云禮不王不禘謂祭感生

帝於南郊也此禘鄭謂祭昊天於圜丘者以文在於
郊祭之上郊前之祭唯圜丘爾爾雅釋天云禘大祭
比餘處為大祭故總得稱禘也案聖證論以此禘黄
帝是宗廟五年祭之名虞氏之祖出自黄帝顓頊是
虞帝七世祖以顓頊配黄帝而祭是禘其祖之所自
出以其祖配之非鄭義也鄭云祭五帝五神於明堂
曰祖宗者以明堂月令五時皆有帝及神又月令季
秋大饗帝故知明堂之祭有五人帝及五天帝也孝

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知於明堂也孝經云宗祀文王此云祖文王宗武王故知祖宗通言也此祖宗祭五帝郊特牲祭一帝而在祖宗上者以其感生之帝特尊之虞氏禘郊祖宗之人皆非虞氏之親是尚徳也夏之郊用鯀是稍用其姓代之但不盡用己姓故云稍也云先後之次虞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契者今虞先云郊嚳後云祖顓頊夏先云郊鯀後云祖顓頊殷先云郊冥後云祖契是在前者居

後在後者居前故云宜也　熊氏曰有虞氏禘黄帝者謂虞氏冬至祭昊天上帝於圜丘大禘之時以黄帝配祭而郊嚳者謂正建寅之月祭感生帝於南郊以嚳配也祖顓頊而宗堯者謂祭五天帝五人帝及五人神於明堂以顓頊及堯配之也祖始也宗尊也其夏后氏以下禘郊祖宗其義亦然但所配之人當代各别虞字文單故以有字配之無義例也后君也殷周稱人以人所歸往故也

王氏曰祖宗謂祖有功而宗有徳其廟不毁郊與圜丘是一郊即圜丘也天唯一而已安得有六五行分主四時化育萬物其神謂之五帝是五帝之佐也豈得稱天而鄭以五帝爲靈威仰之屬非也禮周立后稷廟不立嚳廟是尊嚳不若后稷今乃以嚳配至重之天何輕重顛倒之失所哉郊則圜丘圜丘則郊猶王城與京師異名而同處

趙氏曰虞氏禘黄帝蓋舜祖顓頊出於黄帝則所謂

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郊嚳者帝王郊天當以始祖配

天則舜合以顓頊配天也爲身繼堯緒不可捨唐之

祖故推嚳以配天而舜之世系出自顓頊故以爲始

祖情禮之至也舜宗堯當禹身亦宗舜凡祖者創業

傳世之所出也宗者德高而可尊其廟不遷也夏后

氏禘黃帝義同舜也郊鯀者禹尊父且以有水土之

功故以配天祖顓頊者舜世系亦出於顓頊也宗禹

者當禹身亦宗舜子孫乃宗禹也殷祖契出自嚳故

禘嚳冥有水功故郊冥以配天湯出契後故祖契宗湯者當湯身未有宗也周禘嚳義與殷同稷有播植之功且為始祖故祖稷當武王身亦未有宗詳見大傳

禮不王不禘下

藍田呂氏曰天子宗廟之祭自殷以前常祭有四春礿夏禘秋嘗冬烝是也非常之祭有四禘祫郊宗是也祫對犆之名無別祭因時祭而舉之故有犆礿祫禘祫烝春祭物薄故不祫犆犆祭一廟也春祭物薄

不足合食故特祭之祫合也合羣廟之主而祭於祖也禘諦也自義率祖順而祭之至於禰先尊後卑審諦昭穆同時異日各行其祭也常禘則止及大祖時雖禘大祖大禘則及其始祖所自出之帝以其大祖配之如周稷出於嚳嚳即始祖之所自出之帝四代皆然故禘從帝亦本此義始祖稷也大祖文王也二禘之祭皆在下有大禘則無常禘常禘歲行大禘則五歲一行傳謂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禘者若常禘則合于大祖大禘則合于始祖不失追享之義而合食之郊者推

其祖之功德可以配天者祀天於郊以所配者配之故曰郊宗者以功德可宗祀帝於明堂則以其宗配之禘郊祖宗雖皆祀其先然必推其先世之有功德者非此不在祀典故瞽鯀皆有惡德虞不郊瞽而夏郊鯀鯀有以死勤事之功也至周則以礿為夏祭而立祠以為春祭別出禘為大祭又有肆獻祼饋食之享肆獻祼饗禮也行於禘祭饋食食禮也行於嘗祭

郊特牲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　凡非常之祀用饗禮食禮也皆取於

此故周人禘祫間行於四時周官司尊彛云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追享禘也禘其祖之所出如追享先世之義朝享祫也合食有羣主朝於大祖之義饗食互用於非常非常之祭或饗或食禘郊祖宗廟亦不變然周公推嚴配之禮以事天之禮事其先故以后稷配天而郊之祀不祀天而祀稷以文王配帝而明堂之祀不祀稷而祀文王者周公時宗文王而已及其後世乃祖文而宗武故孝經與祭法異

馬氏曰禘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禘郊者祭天於

圜丘之郊祖者所以祖有功宗者所以宗有德先王四時之祭則有常禮以常禮為未足以極其追遠之意而又為禘以祭則及其所出之祖先王宗廟之制則有常數以常數為未足盡祭饗之意而又立廟以尊之則及於所祖宗之廟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傳考之虞夏者黄帝之所自出也故虞夏禘黄帝商周者嚳之所自出也故商周禘帝嚳延平周氏曰禘者猶審諦之諦言審諦其祖之所自

出而祭於喪畢之五年也故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配之郊者即配天於圜丘而郊言其地也故曰於郊故謂之郊祖者以其功之可祖宗者以其德之可宗故曰祖有功宗有德夫舜禹殷周同出於黄帝由黄帝而後顓頊由顓頊而後帝嚳此世本之所可推者也有虞氏夏后氏以其去黄帝之近故禘黄帝而黄帝乃為顓頊之所自出故禘黄帝而以其祖顓頊繼之殷周以其去帝嚳之近故禘嚳

而各推其祖以配之有虞氏夏后氏既同一禪讓得天下則有虞氏郊嚳而宗堯夏后氏亦當郊嚳而宗舜今於夏后氏反謂祖顓頊而宗禹何也舜之受禪止於一世故就舜之身言之則不得不郊嚳而宗堯禹之受禪傳於數世故就禹之子言之則不得不郊鯀而宗禹使就舜之子言之則固當郊瞽瞍而宗舜而就禹之身言之則固當郊嚳而宗禹殷周同以兵戈得天下而其所以得天下者皆非一日之積累然

有契然後有冥有冥然後有湯殷人旣郊冥祖契而宗湯則周人當郊公劉祖稷而宗文王今反謂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何也殷人於湯即有天下周人至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武王繼之然後大統始集果以文王爲得天下而宗文王則公劉爲郊后稷爲祖而武王之祀卒至於遷豈武王以戎衣之艱難而大統始集其祀卒不免於遷則孝子慈孫之心其能安乎且又以公劉而方於武王則公劉爲可廢而武

王為不可遷此周之所以廢公劉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也孔子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今以周人禘郊祖宗之法推之則有虞氏郊嚳夏后氏郊鯀殷人郊冥皆為配天於圜丘而祖顓頊與契之類疑為配帝於明堂然昊天尊於五帝而后稷先於文王則后稷配天文王配帝可也而顓頊則先於帝嚳與鯀而契又先於冥今帝嚳與冥反配天於圜丘而顓頊與契反配帝於明堂何也記

曰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葢明堂之禮唯見於序周頌者之與孝經是明堂之禮虞舜夏殷之世未之有而唯起於周公則由殷而上所謂祖者固未嘗配祭於帝也又虞夏殷之世其禮猶質而不若周之文故所謂祖者即大祖也而為大祖者其廟不毀於萬世而其祭常行於四時則尊而且親所謂郊者其廟不免於毀而又止配祭於圜丘而已則尊而不親此虞舜夏殷之世所以用其先而尊者為祖後而

甲者爲郊至周則有祖有宗而後有大祖故后稷爲大祖而配天於圜丘文王復爲祖而配帝於明堂蓋文之極於周也如此

嚴陵方氏曰禘於廟中所以示人道之近郊於邑外所以示天道之遠以其示人道故推其祖宗之所自出而情有所不可忘以其示天道故迹其功之所由起而理有所不可廢夫帝公天下者也王家天下者也有虞氏所郊所祖一不皆視瞽瞍之親而視堯之親

者凡以為公而已夏后氏所郊所祖不皆視舜之親
而視禹之親者凡以為家而已殷尚質故先後之序
則因於夏而從其略周尚文故先後之序則變於殷
而致其詳至於禘之與宗先後之序四代所同者以
世之遠莫遠於所禘近莫近於所宗世之遠近不可
易故也且虞夏殷之所郊者即周之所祖者是也周
之所祖者即虞夏殷之所郊者是也虞夏殷之所郊
者固嘗立廟矣及其世數之遠則毀之至於郊之祀

則萬世不易也周之所祖者固常配帝矣及其世數之遠則易之至於廟之立則萬世不毁也其名雖異其實亦同而已觀虞之制若又不相似然舜之紹堯猶父子也以是推之則同矣虞夏殷之所郊則以世之近者所宗則以世之遠者而周則反之何也蓋虞夏殷所謂祖者廟之太祖也周之所謂祖者文王而已則世之遠近固可推矣周以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而又以之為大祖故也周既祖文王也孝經乃言宗

祀文王者以周公攝政稱文王故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祭莫大於追遠亦莫大於尊尊追遠則仁故有禘尊尊則義故有郊與祖宗蓋先王以謂吾之親出於其祖而吾之祖又出於其所自出之祖故審諦其祖之所自出者而祭於喪畢之五年然後於吾追遠之心有所能盡此其所以為仁也以吾之所尊者不過於祖考而物之所尊者不過於天故以吾所尊之祖考推而配之於萬物所尊之天然

天之精氣則一而吾之祖考不可以同配故或郊之以配於圜丘或祖宗之以配於明堂而後於吾尊尊之心有所能盡此其所以為義也蓋黄帝者虞夏之所自出帝嚳者殷周之所自出故虞夏殷周之世所以禘之高陽於虞夏為有德契文於殷周為有功湯武於殷周為有德故夏殷周之世所以祖宗之也虞夏殷周之世以其先而尊者為祖後而卑者為郊周之世則以先而尊者為郊後而卑者為祖何也蓋虞

夏殷則尚質周則尚文尚質則其所謂祖者即大祖
也大祖之廟常存而不毀故處之以義之輕重而不
以世之先後此先而尊者所以為祖後而卑者所以
為郊也尚文則有大祖而又有祖大祖與祖其廟俱
主於不毀故必處之以世之先後而不以義之重輕
此先而尊者所以為郊後而卑者所以為祖也然舜
受禪於堯禹受禪於舜禹生於鯀湯生於主癸虞則
宗堯夏則不宗舜而宗禹夏則郊鯀殷則不郊主癸

而郊冥又何也蓋舜之有天下止於一身夏之有天下至於數世以是言之則其所宗者不得不及於禹也鯀則以死勤事而猶可推以配天故夏所以郊之主癸則未嘗有功於世而不及於冥此殷所以郊冥而已其所謂祖宗者蓋離而貳之則有祖有宗合而一之則皆謂之宗故此以上文王為祖而孝經又以文王為宗也然則孝經以明堂始於周公則虞夏殷之祀祖宗其亦有明堂乎蓋明堂之名雖始於周公

而虞夏之祀祖宗未必非明堂之類也方陳率是推衍周説然互有發明今併録之

山陰陸氏曰殷人祖契是以郊冥夏后氏祖顓頊是以郊鯀鯀鄣洪水而殛死冥勤其官而水死其功烈皆在可以郊之域然則祖非有功雖有功非其子孫有天下不郊故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横渠張氏曰夏郊鯀以其祖也杞之郊禹者必繫時

王之命不使郊鯀祀私廟猶可也宋之郊契者契殷之所出故郊之廟祀湯亦可也契亦謂之玄王周改夏祭為礿尚云周人禘嚳而郊稷則此禘設於何時蓋周以前歲有五祭四時祭與祫至周則歲有六祭四時祭與禘祫也周既改夏祭為礿別為禘之禮周以前因時祭遂禘必於大祖之廟至周則既修礿祭於遂廟又致禘祖之祭於大廟然則是禘祖之禮致於時祭而不於祫祭也禘謂之追享祫謂之朝享追

享者追遠之義朝享者朝於大祖也於祭法不見祭

瞽瞍而祭鯀以此觀之恐天子諸侯祖考為庶人則

不立廟鯀則嘗為宗伯矣然貴為天子豈可不祭其

父其禮必有但不見其傳

清江劉氏曰祖非大祖言後世述之宗非宗祀言後

世尊之也知非大祖宗祀也以文王非周大祖武王

非周宗祀周人祖后稷周公宗文王也知祖者後世

述之宗者後世尊之者以商有祖甲祖乙皆非大祖

中宗高宗皆非宗祀也大抵非天子不禘非天子不郊非天子不建祖宗非有功徳不為祖宗非為祖宗無不毀廟故夏后氏不郊顓頊而郊鯀者鯀無功食於廟則必毀故推以配天而食於郊則世世修之此禹之孝也殷人郊冥者冥諸侯也未受命不可稱祖宗與於祖則必毀故亦推以配天而食於郊則世世修之此湯之孝也因是見廟已毀雖有功不可復立故立武宮春秋刺之郊者祭之至尊者也或配以祖

或配以父三代雖不同所以嚴父配天一也然則夏郊以鯀殷郊以冥而禮運云杞禹宋契不同者葢湯放桀封禹後以上公遷鯀而郊禹武王殺紂封湯後以上公遷冥而郊契祭法言其始禮運言其終也江陵項氏曰此葢經生用其師說推次而上以為當然非必有明文可據也禮記文體如此者多如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亦是以數相推後人必欲為之考實難矣案此經作者已於篇末

自解其意先序帝嚳堯舜鯀禹之功次序黄帝顓頊
契冥湯文武之功以為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故聖
王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則此人之師説蓋謂郊
禘祖宗皆擇有功烈者祀之爾而後之有天下者欲
稽此以祀其祖先則固於其説大異矣若之何其可
稽乎然即其所解以求之本文獨不見舜之祀則上
文所載必有脱誤疑夏后氏當祖舜而宗禹也鄭康
成以為虞夏宜郊顓頊殷宜郊契此自康成之説以

其世次求之又非祭法本說也
秦溪楊氏曰案天子七廟左昭右穆世滿而迭毀惟
禘郊祖宗四條乃宗廟之大祭世世不絕不可以宗
廟之常禮論也禘者禘其祖之所出而以其祖配之
也郊者祀天以祖配食也祖者祖有功宗者宗有德
祖宗之廟世世不毀也禘禮見於大傳小記子夏傳
郊禮見於孝經大雅周頌祖有功宗有德見於王肅
賈誼劉歆韋玄成蓋禘與祖宗三條皆宗廟之祭無

與乎祀天惟郊一條爲配天之祭經傳昭然不可誣也祭法禘在郊上者謂郊以祖配天禘上及其祖之所自出禘遠而祖近故禘在郊上也鄭氏見禘在郊上便謂禘大於郊遂强分圜丘於郊爲二以禘爲冬至日祀昊天上帝於圜丘而以嚳配之以郊爲祭感生帝於南郊而以稷配之既謂禘郊皆爲配天矣遂併以祖宗爲祀五帝於明堂而以祖宗配之輕肆臆說附經而行居之不疑王肅諸儒力詆其非不能勝

也此無他王肅諸儒之說正矣又以禘為五年殷祭之名其擇猶未精其義猶未彰也唐趙伯循生於二千歲之後獨得其說於祭法大傳小記子夏傳之中於是禘郊祖宗之義煥然而大明言雖簡約而義已該備故朱子深有取焉嘗以大戴禮帝繫及司馬史記考之乃知趙伯循之言確乎不可易也祭法有虞氏禘黄帝夏后氏亦禘黄帝殷人郊嚳周人郊嚳者黄帝生昌意昌意生帝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至瞽

瞍皆微爲庶人舜嗣帝位以帝顓頊爲祖廟黄帝者帝顓頊之所自出也故禘黄帝於帝顓頊之廟而以帝顓頊配之也昌意生帝顓頊帝顓頊生鯀鯀生禹禹者黄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也故夏后氏亦禘黄帝於帝顓頊之廟而以帝顓頊配之也殷祖於契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爲帝嚳次妃吞玄鳥而生契帝嚳者契之所自出故殷人禘嚳於契之廟而以契配之也周祖於稷稷之母姜嫄爲帝嚳元妃姜嫄

出郊見巨人跡踐之而生稷帝嚳者稷之所自出故
周亦禘嚳於后稷之廟而以稷配之也祭法有虞氏
郊嚳夏后氏郊鯀殷人郊冥周人郊稷者黄帝生玄
囂玄囂生蟜極蟜極生高辛是為帝嚳帝嚳生堯帝
嚳即堯之父也帝顓頊則舜之祖也有虞氏當以帝
顓頊配天為身嗣堯位故推帝嚳以配天而以帝顓
頊為祖仁之至義之盡也祭法曰禹能修鯀之功夫
鯀治水九載非無功也但以蔽於自用而績用弗成

禹能修鯀之功則前日未成之功至是成矣故夏后以鯀配天也冥者契六世孫也冥勤其官而水死祭法推其功烈至與先聖王並稱故殷人以冥配天也禮以祖配天后稷周之太祖克配彼天此則無可疑也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者帝顓頊者有虞氏異代之祖以功德而祖之也有虞氏宗堯亦以功德而宗之也國語注曰虞以上尚德是也夏后

氏之祖顓頊猶有虞氏也禹啓夏祚既以顓頊為祖故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至其後世子孫乃以禹為受命之祖書曰明明我祖是也湯革夏命為殷之祖然殷之功始於契故殷人祖契而宗湯後世子孫乃以湯為受命之祖詩曰衎我烈祖是也又其後殷有三宗祖甲曰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亦有德而可宗周公作無逸舉殷三宗以戒成王然則三宗亦為不毀之廟也武王革殷命為周之祖然武王之

功起於后稷故周以后稷為太祖不言周人祖稷者
周人郊稷以祖配天則祖稷不言可知矣文王受命
作周故以文王為受命之祖所謂文世室是也文王
為祖故武王為宗當武王之身亦未有宗後世始立
武王之廟為宗所謂武世室是也凡此皆趙伯循已
開其端特從而推明之爾抑又聞之禮運記夫子言
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
與祭法夏后氏郊鯀殷人郊冥之説不同如何曰夏

后氏郊鯀殷人郊冥此夏殷之初禮制然也其後杞宋以先代之後統承先王修其禮物而有所改更者䟽以為時王所命意者杞郊禹宋郊契乃時王即其功之顯著者而命之與國語魯語曰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嚳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

也商人報焉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
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愚案祭法歴述七代
祀典綱領大而條目詳凡聖帝明王尊天親地敬禮
百神尊祖敬宗報功崇德之大典無不具焉非一時
問答之語也國語記魯大夫臧文仲祀爰居於東門
之外而展禽歴叙其事以救正之又稍易祭法本語
而更之以纎淺輕弱之詞蹈襲傅會既不可信其後
也夫子以臧文仲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為三不仁

以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爲三不知聖人之言無所
苟也國語乃以祀爰居一事爲不仁不知不幾於誣
乎祭法首章述禘郊祖宗四條乃祀典之尤大者先
言禘郊者禘之所及者遠郊之所配者大其義類相
近也後言祖宗者祖有功宗有德其義類亦相近也
國語乃先曰禘祖次之郊次之宗又次之禘祖郊宗
義類不倫則其理窒而不通矣祭法禘郊祖宗四條
國語又别立報之之文並禘郊祖宗報爲五夫禴祠

烝嘗無非報本追逺之祭也禘郊祖宗又報本追逺之大者也禘郊祖宗之外苟有功徳之可報者則當如殷之三宗立廟而不毁苟曰報之而不立廟以祭則於報之義何居夏殷周三代皆數百年保天之禄其間令王功徳顯著者多矣曰虞幕曰夏杼曰殷上甲微則未之有聞也髙圉大王則誠賢君也先公如公劉之厚於民事先王如宣王能修文武之功業獨不可報乎其後南北諸儒論逺祖則以郊宗石室爲

言議禮典則以禘郊祖宗報為據甚矣邪說之惑人而人之易惑也豈不深可歎哉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

鄭氏曰壇折封土為祭處也壇之言坦也坦明貌也折照晳也必為照明之名尊神也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爾

孔氏曰此經論祭感生之帝於南郊神州地祇於北郊也燔柴謂積薪於壇上而取玉及牲置柴上燔之

使氣達於天也案牧人云陰祀用黝牲毛之鄭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又郊特牲云郊之用犢貴誠也彼文雖主南郊其北郊與天相對故知俱用犢也騂犢之義已具特牲疏案禮器云至敬不壇此云燔柴於泰壇者謂燔柴在壇設饌在地義亦具禮器及特牲疏

長樂陳氏曰泰壇南郊之壇也以之燔柴泰折北郊之坎也以之瘞埋言壇則知泰折之爲坎言折則知

泰壇之為圜言泰則大之至也言壇折則人為之也
祭祀必於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燔瘞必於人為之壇
折所以盡文宗廟之禮瘞埋於兩階之間則壇必設
於圜丘之南坎必設於方丘之北矣燔柴以升煙瘞
埋以達氣則燔必於樂六變之前瘞必於樂八變之
前矣　又曰曾子問曰天子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
于祖禰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君薨
而世子生大祝執束帛升奠幣于殯東几上遂朝奠

小宰升舉幣則宗廟之瘞在既事之後矣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又周人尚臭而升煙瘞埋乃臭氣也則天地之燔柴在行事之前矣賈公彦謂天神中非直有升煙玉帛牲亦有禮神者也地示中非直有瘞埋牲亦有禮神者也以為燔瘞在作樂降神之後而禮神又燔瘞之後則燔瘞之與禮神固有二玉二帛二牲矣以宗廟之祭考之升首所以報陽則天地燔瘞固用首矣漢用牲首蓋禮意也周官羊人凡釁積

共其羊牲犬人凡祭祀共犬牲伏瘞亦如之鄭司農曰瘞謂埋祭祭地曰瘞埋則燔瘞用羊犬矣此豈施於天地之從祀與夫次祀小祀者乎周魏之閒燔柴皆於祭末郭璞云祭天既祭積柴燒之祭地既祭瘞埋藏之恐先王之時祭祀事畢亦有燔瘞之禮其詳不可考也書金縢稱周公曰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瘞俟爾命則禮神之玉其終固燔瘞矣並禮書

嚴陵方氏曰燔柴則升而明瘞埋則藏而幽升而明

者天道也藏而幽者地道也壇爲高以見折之爲深折爲方以見壇之爲圜圜而高者天形也方而深者地形也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是矣燔柴者積薪壇上置牲玉而燔之瘞埋瘞繒埋牲於土也周官言禮天於圜丘禮地於方丘乃與此不同者蓋祭泰壇乃用辛之郊爾非圜丘冬至之祭也泰折乃用甲之社爾非方澤夏至之祭也

馬氏曰燔柴於泰壇所謂祭天於地上圜丘瘞埋於

泰折所謂祭地於澤中方丘謂之圜丘方丘以其出於自然也謂之泰壇泰折以其出於人力也折旋中矩矩方也泰折即所謂方丘言燔柴於泰壇則知瘞埋於泰折者故也

山陰陸氏曰此合祭也主天而已故雖瘞埋猶從祭天之牲即祠北郊應用黝犢說者曰天地無合祭之壇則春秋言郊何以有三望中庸言事上帝何以有社案周書郊祀亦及聖帝明王荀子所謂郊者并百

王於上天而祭祀之是也蓋大報天神人鬼地示皆
與故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　又新說曰用騂
犢當連下埋少牢於泰昭讀為一段蓋四時者陰陽
之氣升降出入於天地之中故用騂犢埋少牢以祀
之少牢言埋則祭之於泰昭之下也騂犢言用則祭
之於泰昭之上者鄭解騂犢以屬上句蓋祭天用蒼
犢祭地用黝牲今用騂犢以天則非蒼以地則非黝
非是也或曰祭天於泰壇大司樂又曰祭天於圜丘

禮器又曰至敬不壇埽地而祭三説不同何也蓋祭天之禮升煙於泰壇奏樂於圜丘所以致天神也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然後埽地而祭焉其説固未嘗異也樂者陽也其聲無形故奏於自然之圜丘煙者陽中之陽也其氣有象故燔於使然之泰壇此制作之情也以是知郊丘牲玉雖異不害其為同義也又曰古者郊祀天地蒼璧以禮天黄琮以禮地兩圭有邸以祀天四圭有邸以祀地如此而已未嘗有瘗埋

之玉也先儒謂祭天曰燔燎祀地曰瘞埋俱有玉以
降天神以出地示學之者相襲固久矣夫祭天之常
祀歲有九則燔柴泰壇凡九玉祭地常祀歲有二則
瘞埋於泰折凡兩玉其用於常祀之外者不在焉何
古之多玉也蓋肆師云大祀用玉帛牲牷雲漢云圭
璧既卒皆謂禮神之玉耳此經燔柴瘞埋有帛而無
玉明矣蓋祭天不燔玉而燔帛祭祀不瘞玉而瘞繒
禮運云祭祀瘞繒是也正如諸侯之禮三帛二生一

死贄則受之而五王卒乃復也

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宫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鄭氏曰昭明也亦謂壇也時四時也亦謂陰陽之神也埋之者陰陽出入於地中也凡此以下皆祭用少

牢相近當為攘祈聲之誤也攘猶却也祈求也寒暑不時或攘之或祈之寒於坎暑於壇王宮日壇王君也日稱君宮壇營域也夜明月壇也宗皆當為禜字之誤也幽禜星壇星以昏始見禜之言營也雩禜水旱壇也雩之言吁嗟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四方即謂山川林谷丘陵之神也祭山林丘陵於壇川谷於坎每方各為坎為壇

怪物雲氣非常見者也有天下謂天子也百者假成數也

孔氏曰此一節總明四時以下諸神所祭之處及明天子諸侯不同之禮春夏為陽秋冬為陰若祈陰則埋牲祈陽則不應埋之今總云埋者以陰陽之氣俱出入於地中而生萬物故並埋之用少牢降於天地也自此以下及日月至山林並少牢也先儒云並不薦孰殺牲埋之寒暑之氣應退而不退則禳郤之應

至而不至則祈求之寒於坎寒陰也暑於壇暑陽也
日神尊故其壇曰王宮月明於夜故其壇曰夜明也
幽闇也星夜出水旱為人所吁嗟曰幽禜雩禜皆為
域而祭之也四坎壇四方各為一坎一壇山林川谷
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此四壇坎所祭之神也
怪物慶雲之屬風雨雲霜並益於人壇以祭山林丘
陵坎以祭川谷泉澤也天子祭天地四方言百神舉
其全數諸侯不得祭天地若山林川澤在其封內而

益民者則得祭之如魯之泰山晉之河楚之江漢是也亡無也封內無此山川則不得祭案周禮大宗伯備列諸祀而不見祭四時寒暑水旱者宗伯所記謂周禮歲時常祀此經所載謂四時乖序寒暑僭逆水旱失時祈禱之禮然案莊二十五年左傳云凡天災有幣無牲此禱祈得用少牢者彼天災謂日月食示戒懼人君先須修德不當用牲若水旱歷時禱而不止則當用牲故詩雲漢云靡愛斯牲王肅用家語之

文以此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爲六宗孔注尚書亦同伏生與馬融以天地四時爲六宗劉歆孔晁以乾坤六子爲六宗賈逵云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古尚書說天宗日月北辰地宗岱河海也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岱爲山宗鄭駮之云書云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既六宗云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祭義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月則郊天

並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伯也此之謂六宗明矣

眉山孫氏曰六宗之義前代諸儒異同之論不可勝言皆各言其所見也或以為乾坤六子或以為天宗地宗四方之宗或以為文祖之廟六宗即三昭三穆也或又以為月令孟冬祈于天宗天宗者六宗之神也此說盧植以之注月令摯虞以為宜祀六宗劉邵又云六宗太極沖和之氣為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

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三人之説雖不盡同皆以六宗為天宗者諸説之外其最有據而得其正者孔安國之説是也其傳曰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辰也水旱也可謂善也而司馬彪亦曲説以駁之王肅所解本諸家語與安國同而肅對魏明又以為乾坤六子則自叛其説矣據孔傳唯引祭法殊不知安國所據不獨祭法也謹案孔叢子書載宰我問於孔子曰禋于六宗何謂也孔子曰

所宗者六皆潔祭之也埋少牢於泰昭所以祭時也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於郊宫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禜所以祭星也雩禜所以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安國之傳端本於此諸儒之說紛紛不已皆不見孔子之言故也

横渠張氏曰日月星辰風雨寒暑無特祭皆從祀於郊所謂日於壇月於坎日於東月於西皆不出祀之兆言王宫夜明幽禜之類皆指其祭位爾寒暑無定

暑近日壇寒近月坎而已故曰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注謂相近爲攘祈者非大雩龍見而雩當以孟夏爲百穀祈甘雨也有水旱則別有雩祭祀五祀百神者以百神之功報天之徳耳故以天事鬼神事之至也理之盡也

山陰陸氏曰昭言明也爾雅四氣和謂之王燭迎寒則與寒相近於坎迎暑則與暑相近於壇相近一作祖迎孔叢子說王鬛千里相日一寸故其壇謂之王

宫星言幽故月言明

嚴陵方氏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則王有日之象而宫乃其居也故祭日之壇曰王宫祭義曰祭日於壇祭月於坎彼以形言此以明言也於日曰王以知日之為宫於日曰宫以知月之為室於月曰夜以知日之為晝於夜曰明以知日之為光亦互相備而已幽言其隱而小揚雄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故祭星之所謂之幽宗焉雩主祭旱言之兼祭水而主旱言

之者雨以時至亦無患也幽雩皆謂之宗宗尊也祭祀無所不用其尊詩曰靡神不宗無所不用其尊之謂也泰壇泰折不謂之宗者天地之大不嫌於不尊也四方者四方萬物之神也方有四而位則有八若乾位西方艮位東北坎位正北震位正東皆陽也坤位西南巽位東南離位正南兊位正西皆陰也故有坎有壇而合以四焉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與王制言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同義

延平周氏曰月為陰而盛於夜故曰夜明於星謂之幽者以對月而言則月為明而星為幽也水旱必謂之雩者以祭旱為主蓋陰中之陽升則為雨故雩祭所以助達陰中之陽者也四坎壇祭四方豈蜡之祭四方百物之神若先嗇之類則祭於壇若水庸之類則祭於坎歟

馬氏曰四時有生物之功地主於成物此其所以埋少牢以祭之也攘者所以去其所不欲祈者所以求

其所欲以意度之攘在於坎祈在於壇雩者吁嗟以求水旱之辭禜有去之意先王之待水旱人力已至而猶有旱乾水溢則為雩禜以祭之見人力有不勝於天時者也山林川谷丘陵民之所取財用也而又能出雲為風雨而有澤以利於人見怪物而有威以敬於人皆有不可測之神故皆曰神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宗祖

其餘不變也

鄭氏曰折弃敗之言也鬼之言歸也五代謂黃帝堯舜禹湯周之禮樂所存法也七代通數顓頊及嚳也所不變者則數其所法而已變之則通數所不法為記者之微意也少昊氏修黃帝之法後王無所取焉

孔氏曰此一節論人死與萬物不同及五代七代變與不變之事總包萬物故曰大凡皆受天之賦命而生故皆曰命萬物無知死皆曰折人為有識故死曰

鬼此之名號從黄帝正名百物以來至堯舜禹湯及周所不變更也黄帝以下七代所變易而立者是禘之與郊及宗祖也除此外其餘社稷山川五祀之等不改變也鄭注知七代通數顓頊及嚳者以上云禘郊祖宗有顓頊及嚳又易緯及樂緯有五莖六英是顓頊及嚳之樂故也不變必數所法者以五代以來不變至周亦不變法而象之數所法五代而已前七代變易更立至周亦變易法象故所變者通數顓頊

帝嚳所不法象者謂之為七代也

長樂劉氏曰易稱乾元資始者萬物資於乾元以為性命之始也又曰坤元資生者萬物資於坤元以為形質之生也是以萬物有不資始于天則無以為命以兆乎其生也故皆曰命焉萬物有命也有性也有形也有氣也及其死則折落顛墜斷而不可續故其死皆曰折焉人也者則與萬物異矣不為情之所遷則其性正矣克盡其性於禮義則其命正矣能正性

命則神完矣神完則其存也靜與未生同焉其没也
神與先不異矣故鬼者歸也歸其根復其元未甞有
夫死折之謂也故其民之死無貴賤也皆曰鬼焉非
教化之隆其能鬼之於旣哉故曰五代之所變者謂
唐虞夏殷周也後世敎化不及於五代則有死而與
萬物同折者由其變於五代之法乎七代之所更立
者禘郊宗祖葢受命而至各有所自不得不變也
長樂陳氏曰五代所不變者命與折鬼之名也七代

所更立者郊禘祖宗之祭也名生於事之實祭出於人之情黃帝而上事有其實而未必有其名故黃帝正名百物以至堯也舜也夏也殷也周也於其三者之名當同之而不變此所謂五代所不變也伏犧而上有其情而未備其祭故伏犧佃漁以備其祭至於黃帝也神農也堯也舜也夏也殷也周也於其所祭之人有所更立此謂七代更立者也然名則起於黃帝而近祭則起於伏犧而遠者何也蓋事之實漸文

於後世而人之情固隆於上世此名與祭所以遠近之不同耳

嚴陵方氏曰折言其有所毀鬼言其有所歸不變者所命之名也更立者更立所祭之人也名既當於實故無事乎變人既異於世故必更立焉名之不變止自堯而下者蓋法成乎堯而已由堯以前其法未成其名容有變也更立不及於黄帝者蓋七代同出於黄帝黄帝垂統於上七代更立於下也其餘不變謂

天地日月之類前先祖而後宗者遠近之序此先宗而後祖者親疏之序

馬氏曰人與物命於天則同其所以命則異皆曰命者荀子所謂大同名者是也有始必有終有生必有死人物之始命於無而成形於有皆不同也至於死之名不可以不正是以物之死謂之折人之死謂之鬼物死謂之折則生足以自完而已人謂死為歸則知生為行此荀子所謂大别名也夫名者實之賔大

初有元無有無名至黄帝正名百物故人物之名分也

山陰陸氏曰五代不數堯堯舜一體也故堯典也而謂之虞書

禮記集說卷一百八

謹案卷一百七第十三頁後一行梓棺二刋本脱棺字據檀弓增

第十三頁後八行大棺八寸刋本八訛六據經文改

第十四頁前五行以次出外刋本以訛一據疏文改

第十七頁後三行所出之處刋本訛作所處之出據義疏及注疏改

第十七頁後七行所以慼蚍蜉義疏及注疏慼作

感

第十八頁前七行罽三列八行罽罳二刋本罽並

訛𦈡據監本改後倣此

第十八頁前八行皆戴圭刋本戴訛載據監本改

第十八頁後三行三采三貝刋本貝訛具據監本

改後倣此

第十八頁後七行皆所以衣柳也刋本衣訛依據

注文改

第十九頁前一行火嶶為列於其中耳刋本嶶訛

黼今改

第十九頁後一行綴貝絡其上及旁刋本貝絡訛具

落據義疏及注疏改

第十九頁後五行既窆樹於壙中刋本樹訛柳據

義疏及注疏改

第二十頁後一行加僞荒者刋本僞訛為據經文

改

第二十一頁後五行三貝亦降二也刋本三貝訛也貝今改

第二十四頁後六行經當云引刋本云訛雲據注疏改

第二十八頁前六行君裹椁虞筐監本裹作裹

卷一百八第三頁後六行但所配之人刋本配訛記據義疏改

第四頁前一行謂祖有功而宗有德刋本謂訛為

據義疏改

第五頁前三行故祖稷刋本脱祖字據義疏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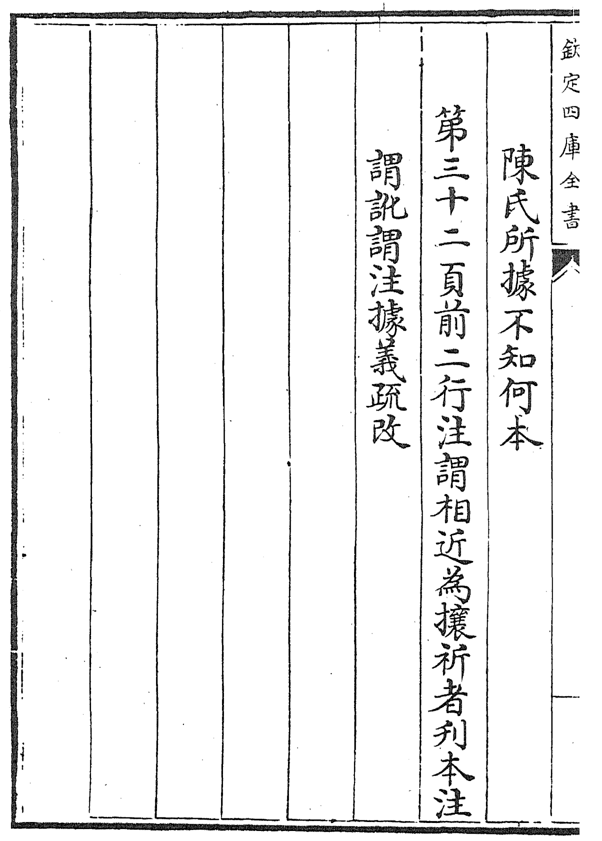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一頁後四行郊之所配者大刋本大訛天

今改

第二十二頁前一行無非報本追遠之祭也刋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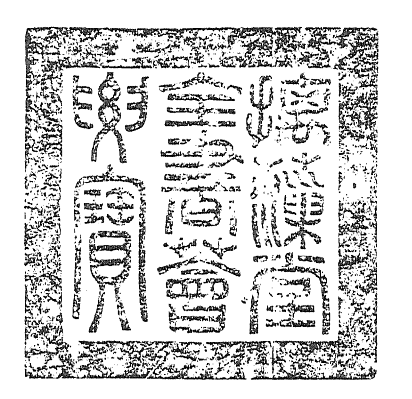
無訛為今改

第二十四頁後七行瘞俟爾命監本書經瘞作歸


陳氏所據不知何本

第三十二頁前二行注謂相近為攘祈者刋本注

謂訛謂注據義疏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編修臣鄭　爔
謄錄監生臣李維裕